

## 天主忠僕

瑪利亞·唐嘉蒂

**MARIA TRONCATTI**

**(1883-1969)**

### 家庭生活

1892 年，一份《慈青通訊》如常寄到意大利布雷西亞(Brescia)的科特諾戈茲(Corteno Golgi)。布爾拉老師(Miss Buila)一向在課堂結束前，為他的男女學生朗讀雜誌部分內容，包括傳教士的來信、他們在南美洲貧苦國家的經歷、他們為印第安人和新移民推行的工作等。學生們聽得入迷，其中包括 9 歲的瑪利亞·唐嘉蒂，黝黑的雙眼煥發天真的神采。瑪利亞真希望立即動身到傳教區，但她還要留在家裡照顧父親賈科莫(Giacomo)和母親瑪利亞。每到夏季，她也要登上阿爾卑斯山脈的山坡放羊，為正在高原草場忙著看牛、擠牛奶和製造乳酪的父母煮玉米粥。

賈科莫·唐嘉蒂並不富有，但擁有一座小房子、一個廣闊的阿爾卑斯山牧場，在科特諾還有一座房子。1883 年 2 月 17 日，瑪利亞出生後兩天，給裹在祖母的圍巾裡，走過積雪厚達兩呎的雪地，到堂區聖堂受洗。她在三年後領堅振，在七歲時初領聖體。瑪利亞非常聰敏，是班裡最年幼的。三年後，她完成四年級課程。鎮內沒有機會繼續讀書，因此布爾拉老師決定自行開辦五年級，取錄瑪利亞·唐嘉蒂為首位學生。

### 母佑會聖召

1900 年，年滿 17 歲的瑪利亞先鼓起勇氣向姐姐佳琳(Catherine)道出心意，然後對本堂神父波托洛神父(Fr. Bortolo)說，希望度修道生活。神父指出當中的困難，尤其是她不符合資格，而最大的問題是要徵求父親同意。她父親是個粗人，但很疼愛女兒。他只須嚴厲一瞥，她便不敢再說話。這情況維持了四年，瑪利亞繼續祈禱，服從父母，耐心地如常幹活。本堂神父偶爾來訪，與她的父母交談。1904 年，瑪利亞 21 歲，越發相信修道生活是她的召叫。她暗中寫信給盧華神父，而盧華神父則把她的來信轉交達葛祿修女(Mother Daghero)。她邀請瑪利亞到提拉諾(Tirano)的加里波底街(Garibaldi)會見長上。朱迪·托雷利修女(Sr. Judith Torelli)與她見面，給她鼓勵；本堂神父也勸說賈科莫別阻止女兒度修道生活。瑪利亞終於獲得父親同意，在十月中旬獲取錄為備修生。他提供她所需的一切，再沒有表示反對，但與她道別後，便昏倒了。她在 1904 年 10 月 15 日離開科特諾。

## 初學培育

瑪利亞抵達尼薩(Nizza)後，總會長達葛祿修女親自迎接她。她感到迷茫，因為自感不足和思念家鄉。布魯納(La Bruna)初學院的長上考慮押後授她會衣。1906年8月12日，她開始接受初學培育，初學師為羅辛娜·吉拉迪(Rosina Gilardi)，但沒有任何親友出席領會衣的典禮。由於心情憂傷，她患上頭痛、失眠、食慾不振、長期長瘡。她在日記寫道：「但願所有人忘記我。請取去我的一切，好讓我完全屬於你。請增加我的愛，賜我犧牲、謙遜和克己精神，使我作你手上的工具，造福眾多可憐的人靈。」可憐的人靈是指癲瘋病人，她渴望一生服務他們。由於健康欠佳，她僅獲批准發願一年。1908年9月12日，她宣發初願，成為母佑會修女。

## 羅西納諾、維拉茲及尼薩

十天後，她到羅西納諾會院(Rosignano Monferrato)當廚師和女青年的傳道員。女青年看見她勤奮工作，並感到她的善良，因此非常喜歡她。一天，她在劈柴時，一只手指嚴重受傷，幾乎要把手指切除。後來她感染傷寒，越來越嚴重，在3月17日給送往尼薩。她康復後，省會長（她以前的初學師）派她和嘉勒修女(Sr. Clare)到維拉茲(Varazze)，在那裡生活了十年。期間，她寫道：「我們應在所有事物身上，並在任何地方看見天主……我們要藉著短禱和服從與祂交談。」第一次世界大戰臨近結束時，瑪利亞及嘉勒·諾沃修女(Sr. Clare Novo)獲選修讀護理課程。維拉茲的市立學校已轉為軍方醫院，而她就在醫院病房奔走，照顧遭手榴彈炸傷的軍人，治理和安慰他們。

1915年6月25日，她們剛從學校回來，便遇上龍捲風吹襲維拉茲。全城傾盆大雨，特爾魯灘(Teiro)缺堤，洪水湧入學校，圍牆後的小路成為洶湧的河流，飄浮著傢俱、牛隻、給連根拔起的樹木；操場成為澎湃的汪海，校舍圍牆也倒塌了，水位湧至腰間。她向聖母祈求，答應如果獲救，便會到傳教區為癲瘋病人服務。唐嘉蒂修女發現自己不知怎的坐在一張餐桌上，隨水流漂浮。她也救了嘉勒修女，但有另一位修女給洪水沖走了。

## 傳教士召叫

瑪利亞·唐嘉蒂修女寫了一封長信給總會長，詳述所發生的事，並申請到傳教區服務癲瘋病人。七年過去，她的申請書還留在長上的書桌上。她還要在維拉茲多留三年。除了日常工作外，她還要打理祭衣房。她盡忠職守，獲眾人欣賞。戰後許多患病的修女都湧到尼薩的母院。此外，在聖誕節期間，有200個寄宿生留在這裡。瑪利亞修女獲指派為看護。

1922年3月14日，患上雙肺肺炎的女青年瑪莉娜·魯茲(Marina Luzzi)垂危。瑪利亞修女在她身邊照顧她。這個青年臨終的晚上，瑪利亞修女與她單獨一起，

對她說：「瑪莉娜，你很快會看見聖母了。請爲我祈求她向耶穌求恩，讓我成爲服務癲瘋病人的傳教士。」瑪莉娜微笑看著她，低聲說：「你將會到厄瓜多爾(Ecuador)當傳教士。」瑪莉娜·魯茲這個純潔的靈魂，曾向天主祈求最後的恩賜，讓她死在「聖母的會院」。當天晚上，她得償所願，前往會見天主了。三天後，總會長達葛祿修女召見唐嘉蒂修女，對她說：「很久以前，你要求到傳教區去，但在戰爭時期，怎能派你去呢？現在和平了，你要前往厄瓜多爾。」

1922 年 5 月 7 日，厄瓜多爾的宗座監牧柯勉蒙席(Mgr. Comin)與她見面，得知她獲選到厄瓜多爾傳教區服務。當時，厄瓜多爾省會長米奧蒂修女(Mother Mioletti)正在探訪意大利，並物色傳教聖召。她招募了四位修女，包括 39 歲的唐嘉蒂。9 月 25 日至 10 月 6 日，瑪利亞修女在「紡織之城」基愛里(Chieri)，學習操作織布機。

## 厄瓜多爾傳教士

傳教士乘搭的輪船抵達里昂(Lyons)及馬賽(Marseilles)，經過直布羅海峽(Gibraltar)、大西洋、巴拿馬海峽(Panama)、太平洋，最後沿哥倫比亞海岸往厄瓜多爾，進入瓜亞基爾(Guayaquil)的海灣。城外有座木屋，住著一些母佑會修女，陪伴女青年唱歌、學習和遊戲。瑪利亞修女在當地首次以傳教士身分度過聖誕節。厄瓜多爾分爲三個地區：海岸、山區(Cordillera)及東部地區，國內有 600 萬人口，參差不齊地分布各地：49%住在沿海地區；另有 49%住在沿海地區至安第斯山脈的各省份，白人與原住民混雜居住；2%住在東部偏遠遼闊的土地，居民包括殖民者、白人冒險家（大多來自秘魯及哥倫比亞）和原住民，而大部分原住民爲舒爾人(Shuar)和阿丘雅人(Achuar)。白人與原住民住在同一森林，經常發生打鬥。慈幼會會士和母佑會修女嘗試接觸這 2%被遺忘的土著人民，希望讓他們受惠於基督信仰和現代文明。

瑪利亞修女起初留在屯赤(Chunchi)，那是位於安第斯山頂的小鎮，居民爲土著部落。她在當地生活三年，適應當地環境，並接受傳教士生活的訓練，以服務東部地區的部落。她在那裡是個醫生，配備流動診所和一位藥劑師，還開設一個小型藥店。她努力治理身體和精神的疾病，爲社會和精神福祉作出貢獻。

## 遠征舒爾族地區

1925 年某天，傳教士道明·柯勉主教(Bishop Domenico Comin)抵達屯赤，並說：「是時候開始遠征，我們要橫過廣闊的安第斯山脈地區，下山到殖民者和舒爾印第安人(Shuar-indios)生活的森林。」

傳教團領隊雅賓·庫爾托神父(Father Albino Curto)先走一步，到這個未開發的地區，與一些工人修築了一條小徑，興建幾所小房子，作爲日後長途旅程的歇

息處。他們到達高 2,000 米的昆卡(Cuenca)，在奉獻給「聖母聖心」的小屋暫歇。傳教團成員包括唐嘉蒂修女、她的兩個年青同伴道明·巴拿里修女(Sr. Dominga Barale)和夏洛特·聶托修女(Sr. Carlotta Nieto)、省會長及一個初學生。她們作好準備，將要穿過茂密的森林，越過熱帶森林密集的灌木叢。她們穿上圍裙和外衣，戴上大帽子，穿好靴子。同行的還有柯勉主教、兩位慈幼會會士及 12 個強壯的工人，領隊為雅賓神父，殿後的是來自昆卡的騎馬護衛隊，沿路是洶湧的河流，佈滿可怕的深坑和巨大的山峰。他們登上 3,000 米高的巴依拉(Pailas)，晚上在雅賓神父搭建的森林小屋度宿。翌日早上，主教主持感恩祭，護衛隊返回昆卡，傳教士繼續徒步前進，踏上彷彿沒有盡頭的小徑，穿過茂密的森林地帶。唐嘉蒂已忘記他們走了多久。雅賓神父領在前方，不斷唱歌讚美聖母。

## 以小刀施手術

忽然，科貝尼神父(Fr. Corbellini)的槍聲打破寂靜。他與一些舒爾族人從另一方前來與傳教團會合，看到他們後開槍示意。他們一起乘獨木舟沿保特河(Paute)前進，到達曼德茲(Mendez)，即柯勉蒙席管理的宗座監牧區中心。正在那裡，他們碰上不幸事件。有百多個武裝和凶惡的舒爾族人之前在傳教區聚集，兩個部落發生衝突，期間酋長 13 歲的女兒受傷，子彈穿過她的手臂，射進胸膛。酋長走到科貝尼神父面前，用結結巴巴的西班牙語說：「你治好，我幫忙，治不好，殺你們！」女孩必須接受手術，才可取出射進胸膛的彈頭。主教對唐嘉蒂修女說：「只有你懂得醫學知識。你行嗎？」「不！」「照樣施手術吧，我們會祈禱。」瑪利亞修女向聖母祈禱後，拿出少許碘酒，把小廚刀用火燒毒後，便動手割開在彈頭四周形成數天的膿瘡，彈頭隨即跌出，落在舒爾族人的腳邊，他們滿意地笑了。不消三天，酋長女兒已能返回森林，與族人一同生活。

## 在馬卡斯獻身服務四十四年

傳教團離開曼德茲，沿烏帕諾河(Upano)走了四天，到達馬卡斯(Macas)。馬卡斯是個殖民村落，附近一帶是希瓦羅人(Kivros)的地方，住有許多舒爾族人。他們尚未抵達，當地人已聽聞他們的故事：在宗座監牧區總部曼德茲，唐嘉蒂修女用一把小刀施手術，救了中槍的酋長女兒，因此舒爾族人讓路給他們。族人還用鼓聲向整個森林宣告：「有個比所有巫醫更出色的醫生來了，讓她和同行的人通過。」

傳教區位於山頂，修女們住在一座小房子裡。民眾熱烈歡迎他們，送來禮物、母雞、蜜糖、葡萄和香蕉。他們一起在馬卡斯度過聖誕節。1926 年初，省會長和初學生先陪伴主教回去了。

唐嘉蒂修女和兩位年青修女留在小木屋，流淚痛哭，戰戰兢兢地入睡。她們要面對一望無際的森林，嘶嘶作響的蛇，吼叫的猛獸，以及危險的舒爾族人。然而，這三個婦女在這裡度過餘生。唐嘉蒂修女很快捲起衣袖，對其他兩個年青

修女說：「工作吧，聖母會幫助我們。」當時她 42 歲，將在這個森林生活 44 年，在流動診所、學校、路邊服務，乘小船接觸希瓦羅人(Kivaros)，他們開始稱她為「小媽媽」(*madrecita*)。漫長的歲月滿載活動、犧牲、成功、憂傷和使徒工作。她為人民服務，就像人們手上互相傳遞的錢幣，供人使用，並作了許多善事和使人感動的愛德行爲。

某天早上，修女在會院門邊發現一個九歲的女孩。她們問她說：「你是誰？」她答說：「我是雅保齊(Yambauci)。我看見你們經過里奧布蘭科(Rio Blanco)。我希望以後和你們住在一起。」瑪利亞向雅保齊學習舒爾族語，並請一位傳教士把要理書翻譯為舒爾族文字。雅保齊以後，再來了十個女孩，然後增至三十個，最後會院有八十個印第安女青年寄宿生。有一次，瑪利亞修女收容一個被醉酒丈夫虐待的白人婦女。她在晚上帶著幾個孩子逃出來，懇求修女收留她：「小媽媽，如果你不收留我們，他會殺掉我們啊！」此外，有個貧窮的女僕誕下私生子，遭人追殺。瑪利亞修女收養了她的兒子，把他放進床邊的籃子裡，視他如親兒般養育成人。

當時厄瓜多爾東部沒有醫生、醫院和藥物，但瑪利亞具備護士的巧手和醫生的明目。她先在馬卡斯開設診所，並在蘇庫亞(Sucua)設立碧岳十二世醫院，因此獲得眾人稱頌。她煥發美善的光輝，笑容親切，明智規勸別人，廣受歡迎，醫院以外的人也向她求教。她在病床之間奔走，安慰病人，給他們希望，還設立產科病房，擴大各部門，改進手術設備，徵募專業醫生和合資格護士，在瓜拉圭澤(Gualaquiza)、曼德茲和蘇庫亞三座醫院提供一流的護理服務，並在印丹扎(Indanza)、泰沙(Taisha)、奇瓜扎(Chiguaza)、塞維爾鮑思高(Sevilla Don Bosco)、朱坎札(Chucanza)、瑤匹(Yaupy)、聖地亞加(Santiago)、利蒙(Limon)及邦波扎(Bomboiza)提供流動診所服務，幫助數以百計的人。她鼓勵開辦學校，協助青年學習，甚至提供經濟援助。

工作十年後，唐嘉蒂修女在週年報告中寫道：「我們的小學有 70 個學生，工場有 80 個已婚或已訂婚的女青年，宿舍有 20 個舒爾族孩子和 8 個白人孤兒，有 200 個成年舒爾族人入讀要理班。當初踏上通往安第斯山脈的崎嶇小徑，在森林地區擴展天主的國，確是值得的。」她每晚拜苦路和朝拜聖體時，也有此想法。1947 年 11 月，開始有小型飛機來往曼德茲與首都基多(Quito)，森林地區不再與世隔絕。1948 年 8 月 27 日，瑪利亞修女乘坐小型飛機，到首都進行退省。她當時已 65 歲了。接下來數年，森林獲得供電，並設立廣播站、風車、打穀機，甚至有吉普車到達這裡。她見證了「舒爾族聯盟」成立的奇蹟，該組織旨在保護原住民家庭免受白人剝削。

曾是美國行政人員的猶太人科斯莫·科塞爾士(Bro. Cosme Cosser)並非基督徒，但他作證說，他從沒有認識像瑪利亞修女一樣，如此富有人情味和堅強的婦女。他說：「我多次想與她交談，但看見許多男男女女排隊等著和她說話，惟有折返。這些人包括遇上家庭問題的男士，遭丈夫拋棄的婦女，對將來充滿憂慮或遇上

其他可怕經歷的女青年。」

## 精神支柱

早在尼薩時，瑪利亞修女便保存一本筆記簿，在前往馬卡斯和進入森林時，一直帶在身旁。她從筆記簿記載的格言獲取精神滋養。她曾說：「沒有不作殉道者的使徒。」她的一生正印證了這句話。

夏洛特修女準備宣發永願時，細察瑪利亞修女的生活，希望效法她。她談論瑪利亞修女說：「她熱衷祈禱，經常到小聖堂，生前每晚也拜苦路。她手上經常拿著玫瑰唸珠，人們常說：『瑪利亞修女在祈禱，我們也要祈禱啊。』她散發聖德的芬芳。」一次，唐嘉蒂修女送佳琳修女一幅照片，並寫著：「作為傳教士，我日益感到喜樂。」儘管遇上挫敗，她仍堅持行善：「我們所行的善事，最後必結出美果。」道明修女憶述，瑪利亞曾與一個三十歲的希瓦羅人橫渡哲倫白諾河(Jurumbaino)，前往馬卡斯探訪一個患病婦女。瑪利亞修女渡河回來時，水深及頸，她失足遇溺，高呼：「聖母進教之佑救我啊！」。她身旁的希瓦羅人就是聖母拯救她的工具。他說：「小媽媽，我多怕失去你啊。你死了，我們怎麼辦！」他在數月後離世，臨終時說：「我這樣死去，真是高興，因為我有幸救了瑪利亞修女。她的生命比我的寶貴得多了。」

她臨終時，舒爾族人和白人的仇恨越來越深。1969年7月4日，大火焚毀蘇庫亞的舒爾族聯盟總部，她為此非常痛苦。幸好當時沒有人受傷，但殖民者與舒爾族人之間的仇恨激增。年老的瑪利亞修女涕淚縱橫地說：「主啊，如果必須有人犧牲，讓我來吧。」她對舊生德蘭·坦卡馬(Teresa Tankamash)說：「我希望在其他醜惡的事發生前死去，我不想看見神父或你的丈夫被殺。」她的丈夫是舒爾族聯盟的主席。該組織由傳教士成立，以捍衛原著民的權益。瑪利亞逝世時，所有白人和舒爾族人也哀悼她：「我們沒有人照顧了，我們的母親死了！」

## 與世長辭

1969年8月25日，唐嘉蒂修女86歲，雖然雙腿浮腫，但仍堅持乘小型飛機前往參加退省。數分鐘後，舒爾族聯盟的無線電台突然中止節目廣播，一把激動的聲音宣布說：「今天下午三時正，飛機起飛後，失事撞向地面，我們敬愛的母親唐嘉蒂遇難身亡了。」

省會長原本打算把瑪利亞修女的遺體送往昆卡，但看見蘇庫亞一片悲慟，場面令人心碎，不敢提出這建議。有個殖民家庭讓出墓地。下午四時，省會長及修會代表舉行追思彌撒，瑪利亞修女的靈柩由蘇庫亞及馬卡斯的村民抬出，離開聖堂和傳教區，經過醫院，繼續前進，隨行的送葬行列沒有盡頭。夏洛特修女走在靈柩後面，不斷對自己重複唐嘉蒂修女常說的話：「為甚麼憂傷？我們是如此接近天堂，多麼喜樂啊！」送葬行列抵達十字路口，那裡有個十字架，是贖

主會神父豎立的，以紀念他們在 1958 年的傳教工作。然後，行列走上通往墓地的斜坡。省會長秘書德蘭·斐利齊修女(Sister Teresa Filippozzi)看見天空有一道美麗的彩虹，像懸掛在墓地上空的天篷。她指給身旁的人看，並在日後敘述說，在瑪利亞修女下葬聖地亞哥(Santiago)的莫羅納(Morona)墓地後，這道彩虹才消失。天主曾說：「我把虹霓放在雲間，作我與大地之間立約的標記。」(創 9:13)

葬禮結束後，瑪麗塔·薩爾札修女(Sr. Margherita Sarzoza)致函瑪利亞修女在墨西哥的兄弟，詳述她的遇難經過。他回信說：「我已接獲你的來信，現在回信時也難以抑制淚水。我就像失去親生母親，因為若不是唐嘉蒂修女，我不會成為司鐸，作現在所行的善事。」

總會長爾莉雅·坎特修女(Mother Ersiglia Canta)這樣形容她：「她虔敬、謙卑、純樸、可愛，滿溢慈幼會的喜樂，甚至有些詼諧，是個真正的母佑會修女，一直忠於自己的理想，直至在 1969 年 8 月 25 日不幸遇難。」蘇庫亞的醫院前庭，豎立了一個簡單的紀念碑，為向瑪利亞·唐嘉蒂修女致敬：「她以無可比擬的方式，傳遞基督的美善。」

瑪利亞·唐嘉蒂修女的教區真福列品程序在 1986 年 9 月 7 日展開，並於 1987 年 10 月 25 日結束。

### 重要日期

#### 天主忠僕瑪利亞·唐嘉蒂

|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883 年 | 生於意大利科特諾（2 月 16 日）    |
| 1908 年 | 宣發修道聖願                |
| 1922 年 | 啓程往厄瓜多爾<br>服務希瓦羅人     |
| 1969 年 | 與世長辭（1969 年 8 月 25 日） |
| 1986 年 | 教區列品程序展開              |